



我最爱听的一首歌是刘和刚的《父亲》，每次听到这首歌，我总会闭上眼睛，随着歌手的深情演唱，父亲那无私的默默付出的身影总像过电影一般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使我感动至深，也一次次地感到对老父亲的愧疚和无限的爱意。

我的父亲是个极其平凡的人，但在我的心里，他永远都是伟大的。是他——我最爱的父亲，让我懂得了感恩，明白了责任与担当……

父亲的孝心可嘉。父亲是独子，没有兄弟姐妹。他13岁那年，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我的奶奶又因急性肾炎医治无效，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从此，年少的他就和我爷爷相依为命。一天，正在汉留上初中的父亲放学回家时，碰巧看到爷爷用粗糙的手掌将一把胡萝卜缨搓揉揉后，塞进嘴里，艰难地吞了下去。看到这一幕，父亲一下子冲过去抱住爷爷，哽咽地说道：“爸，我再也不去上学了！我帮你干活！”爷爷拗不过父亲，只好让他留在家中帮忙。从此，父亲就用他那稚嫩的肩膀担起了家庭的部分责任，减轻爷爷的负担。大队的干部舍不得他们父子俩，就让父亲做大队的通讯员，后来还去学校做了三年代课教师。期间，父亲跟着文化站老站长曹楚先生学习书法，经过刻苦练习，一手行书写得神洒脱，在当地小有名气。这一爱好，父亲一直坚持到现在。19岁那年，父亲与母亲结婚，同年又被大队召了回来，做大队团支部书记。因为父亲工作有思路、有干劲、有方法、有效果，就不断被提拔，做了副大队长、大队长、支部书记。父亲33岁那年，我爷爷突发脑溢血，虽经过两次抢救，但还是离开了我们。在爷爷最后卧床的一段时间里，父亲把昏迷的爷爷抱在胸前七天七夜，一直没合过眼，有时一边轻声呼喊着“爸爸”，一边用手掌给爷

爷擦草巷口卢万和炒货店的少爷，因为好口大烟，败光家业，到解放前夕已经沦落到睡土地庙了。他妈妈吃大烟，他在妈妈肚子里就吃大烟了。东大街上老老少少都知道他叫“筛子”，他的大名志远可能永远被人忘了。人民政府强制他戒掉大烟，给他生活出路，安排他在街道摇绳组，可是他身体瘦弱不堪，又过惯了日夜颠倒的生活，只干了三天，就又要去睡土地庙了，好者他不偷不抢。有人介绍他到县人民医院卖血，不用干活，又能修好“五脏庙”。医院的太平房旁边还有一间空房子给他睡觉。他第一次看到自己股红股红的血从一根粗管子流进大玻璃瓶子的时候，心里怦怦直跳，两条腿直打软。他还不知道喝盐开水，血浓浓的冒热气。当他拿了钱，奔民生饭店点了一盘炒虾仁、一盘炒长鱼和一盘炒猪肝吃下去以后，浑身有劲了，认为这买卖还能做，只要吃得好血就生得快。他好吃懒做惯了。

如今他有时也能一觉睡到天亮，太平房那边深更半夜的嚎哭声怎么也吵不醒他，医院的工作人员夜里来敲门，手还得啪啪地下重些。当年的筛爷三十出头，站起来一竖，睡下来一横，人家对他的称呼就叫“卢筛子”。医院封他做“输血团团长”。全城八十多个卖血的都归在他的名下，医院要什么血型的血直接通知他去叫人，他从卖血的人头上抽点佣金，不尽在白天，经常是半夜三更、北风吼吼的。他们都是些挑粪担子的、种菜园的、家中落难急需钱的，破烂不堪的家大都不在闹市。一年下来，他要多跑坏几双鞋，还要滑很多跟头。他瘦得风都吹得倒，还要在暗无天日里来回跑。

## 借宿

□ 沈跃华

那时候我家总共三间房子，中间是堂屋，东西各是一个房间。妈妈和两个妹妹睡西房，我睡东房。东房间南面是锅灶，北边巴掌大，放了张单人架子床，我睡正好。

姑奶奶惦记着娘家人，做了野麻菜面饼，带几块来给我们尝尝。我们兄妹见了饼，围着她欢蹦乱跳，吼着我要我要！“都有！”姑奶奶分给我们每人一份，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妈说我们不懂事，光顾自己吃，也不问姑姑奶奶吃没吃。姑奶奶说她不吃，给孩子吃，宁饿竹子不饿笋。

姑奶奶家和我们家隔一条河。隔河千里远，河上没有桥，回家不方便，要在娘家住一宿。她不忍心跟我挤一张床，床太小了，两人睡不下。她在锅门口铺草打地铺，说草上暖和舒服。她还说自己身上有老人味，要自爱。我们

## 我的老父亲

□ 高永忠

爷按摩头颅。父亲的孝心，村里人无不称赞。

父亲的业绩可喜。后来，父亲从村里被调到镇文化中心担任支部书记兼影剧院经理。他身先士卒，亲自写海报、贴标语、请知名剧团、上马彩色宽银幕放映经典大片……带领员工，发扬团队精神，依靠大家力量，硬是将业绩做到最好，跻身全市第一方阵。他负责人口普查，要求所有工作人员走村入户，精准排查，逐一登记，坚决做到一户不漏，一个不错。父亲也因业绩出色，受到省政府的表彰。1994年，父亲被安排到人寿保险公司担任办事处负责人，他虚心学习，研读不同险种的实质与内涵，处处为客户着想。他为老百姓做的最多的险种是子女婚嫁金保险，后来又一次为大家追加了保险费，让老百姓得到更大的实惠。人们领取保险金时，总是笑着说：“真的要感谢高经理！”当保户遇到理赔，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解情况，为保户争取到最大限度的赔偿。集镇居民相信他，企业单位信任他，公司领导敬重他。正因为他的这份责任心和事业心，他和他的团队业绩始终处于全市领先地位。他也被提拔为南片办事处副主任，多次受到省市县级保险部门的表彰。退休后，当保户遇到难题找他帮忙，他总是热心帮助。

父亲的爱心可赞。在我心中，父亲把他最有厚度、最有深度的爱给了母亲和他的孩子。我上初三那年，吃住在学校，父亲嫌学校伙食差，就每天给我加餐送到学校。那个年代物质还比较匮乏，给家里添麻烦，我很

## 筛爷

□ 陈仁存

长期卖血的人抽血之前都猛喝一大碗盐开水，增加分量，所以一次抽个600CC没有大碍，抽到七百才会呃嘴，“求”护士给自己留着点下回“混混”。筛爷也喝盐开水，但只是人家的一半，因为他下头的门子憋不住要尿，他的血也浓厚些，也没有酒精成分，开刀的医生把他的O型血“留”给自己亲友、熟人候用，价钱高点。他的口袋里开始有些积蓄。

谁也不敢相信，钱升和油面店的三小姐钱秀萍也落得卖血了，而且很快跟卢筛子并在了一起过日子。钱秀萍虽然三十出头，又生过四个孩子，但风韵犹在，又有文化，又瘦又矮的筛子与她站在一起相差甚远，但他们凑在一起是为了过日子。她的前夫陶全是东大街金茂恒的少爷，临到他当家立事却遇上特殊年代，政府的税征得紧，他就请发小侯家银匠店的大少爷侯寅私刻了一枚公章，企图逃税。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盖了第一张税票就被抓住，侯寅做牢。陶全自知过不了身，投大淖河自杀。钱秀萍也因为受牵连的缘故被银行开除公职，领着三女一儿在街道缝纫组上班，生活艰难，偷偷去卖血。当初，筛爷看上钱秀萍，就不再睡在医院的太平房隔壁，而是特意在钱升和隔壁租了一间屋子。经不住筛子软磨，钱秀萍同意和他并在一起。东大街的人还为他俩编了个顺口溜：“姐家啊，

都睡了，姑奶奶最后一个蜷缩在锅门口地铺上。地铺嗦嗦啰啰响了片刻，锅里屋安静了。我很快睡着了，不知道姑奶奶咋睡的。

爸爸一回来，两个妹妹睡我的床，我就到人家借宿去，自由一晚上。

爸爸在外地工作，难得回来。我总盼望他回家。他回来了，多了欢乐，有了好吃的，我也能少做事，还能到外面去借宿。

好借宿的人家居指可数，一个萝卜一个坑，空床不多。马德才家可以借。他是五保户，没有妻儿老小。他人和善，跟谁都没有高声，见了谁都客气地问，吃过了吗？我跟他借宿，他咂咂嘴，皱皱眉，摇摇头，不好意思地说条件太差，我一定睡不来，不能苦了我。他家房子是人字头顶头屋，低矮，没窗，闷气。他烧锅箱子，没有烟囱，烧锅时烟窝在屋里，从门口慢慢出去，人呛得难受，屋里尽是烟烘味。

我跟本家叔爹借宿，他一口答应，关照不要去晚了。他睡得早。他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两间屋子，比老马家宽敞，烧有烟囱的大

灶。叔爹白天在生产队出工，穿着单衣隔河泥，塘草粪，赤脚弓背像牛拉犁耕田，回来还忙家务，够累的，天一黑倒头便睡。跟他睡没意思，听他起伏的鼾声，看月光映着的四墙？我有意去迟，好到查二奶奶家借宿。

我妈没娘，认查二奶奶做干娘，好让我们有地方跑。我妈到远处挑河或是下荡刷草，就把我们丢在她家。查二奶奶没脾气，随我们玩，不给规矩，也让我们吃得饱，我们喜欢去她家。

二奶奶家在正屋后面搭建了小屋，给她的小儿子二呆子一个人睡，我来借宿正好。二呆子是我的发小，比我大几岁，入学却迟，跟我同年级，同教室，我俩背着干瘪的书包一起上学，还在路上分吃炕豆饼、皮糠之类。有一回我俩躲在路边的蚕豆棵里，贪婪地剥青蚕豆，鼓着腮帮吃了一饱。我俩常相约放学一起去刷草。篮子满了，躲在庄稼地里玩猜螺子的游戏。在地上挖两个小塘，两人在塘里各放一把草。一个人手心里握着一个螺壳，飞快地在两个塘子里摆来摆去，另一个人猜螺壳在哪个

姐家啊，我同姐姐隔芦笆；姐姐爱我人品好，我爱姐姐会当家，咱们两家不如并一家。”筛子为钱秀萍害过咱相思，有一次还差一点要从螺蛳坝跳下去。

自从跟钱秀萍结合在一起，筛爷没有让她去卖过一次血。筛爷抽过血以后也只在民生饭店吃一碗大卤子面而已，再没有吃过炒虾仁、炒长鱼、炒猪肝这类的大餐。两年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大块头儿子卢小祥，人称“小筛子”。钱秀萍说拼了命也要让孩子们上学，筛爷听她的。他也在医院里捡得一份扫地、修剪花草的工作，还被纳入编制，拿正儿八经的工资。他一个月仍然卖两三次回血，拿卖血人头上的佣金，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卖血的职业消失。他也不知道把废品聚起来换钱，给孩子们早上上学买烧饼油条。人浑身动起来，活得自然就有精神。他不允许人家说上头四个孩子是拖油瓶过来的，因为四个孩子从小到大一直叫他爸。他这辈子只在这件事上跟人翻过脸。他这个爸当得可真不容易。他一辈子瘦得皮包骨头，晚年有长肉的机会，却还是大烟鬼子模样。他从大烟鬼、二流子懒汉到支撑家庭，一心疼老婆、疼孩子。他说：“不多亏毛爹爹（毛泽东）亏谁呀？”

筛爷到老的时候，想不到大烟瘾还会发作，眼泪水滴滴的、清鼻涕流流的，可见中毒太深。在医院做护士的三女儿要给他走后门开两支杜冷丁，他说不要，且忍着吧。他感谢共产党让他戒掉大烟，有了做人的尊严，如今不能再犯。他叫老筛子、筛爷，儿子叫小筛子，孙子叫细筛子，不然一个也筛不下来。

## 老家，只剩下些节日(外一首)

□ 杨正彬

小孩子的喧嚣听不见了。他们渐渐和老家剥离，几乎丢失了老家的烙印。

青壮年，有几个，他们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学习留守，学习传承——该怎样养老，该怎样变老。

因为老弱病残，老家被一次次拿出。他们用破旧残损的光阴勉力维系一个一个个地名的性命。

老家空了。大批大批的人背负各自姓氏的秘笈，像潮水，像候鸟，像奔马，散布于家乡之外的四面八方，天涯海角，他们渐渐习惯了南腔北调，把异地当家乡。

我的老家，已经筛选不出多少像样的日子，似乎只剩下些为数不多的节日，比如春节、清明，五一、国庆，勉强加上一个不痛不痒的——中秋。

## 夏日到来

阳光，不断地加温  
从荷田吹来的风已含燥热之气  
高大的银杏和枣树，在构筑绿色防线  
枇杷树宽大的叶片透露一挂一挂球果的杏黄。年迈的母亲说  
今年是小年，枇杷花开不及去年的三成  
果实也比去年小得多

有鸟雀来去，有鸟雀驻足  
它们在我们面前并不惧怕，如同熟人  
不请自来，率先抢夺几粒渐红的甘甜美味  
等到它们酒足饭饱，快乐地鸣唱  
我看见母亲在光亮里，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  
对待这些精灵，母亲总是一脸慈祥  
夏天就这样，陷入更深的欢欣和美好

## 人世间

□ 邓爱峰

岁月仿佛不倦的行者  
把这人世间斑斓年华娓娓道来  
相逢是一首歌  
歌声里  
爱情有磕磕  
友情会拐弯  
生计需辗转  
却由一群朴素的人  
凭着真挚  
演绎出动听乐章  
或绚烂  
或平凡

当时光列车奔赴新的站台  
映入眼帘里  
已是高楼林立  
也有银丝藏发髻  
更喜新人频励志  
人世间万千过客匆匆  
惟愿心怀善良  
踏过千重浪  
看那美好在前方

塘里，猜对了得两把草，错了草归对方。有时我输多了，篮子的草浅了，正在为回家为难，走了老远的二呆子又折回来，把赢的草还给我。

爸爸一回来，我就报告二呆子，今晚去你家睡！好好好，他连连点头。我早早吃了晚饭，跟爸妈说一声，我去了，脚已跨出了门外。

一进屋，二呆子说早就等你了。我们打闹嬉笑着，疯累了才上床。我要他讲故事。他肚子里的故事动船装。他讲得有滋有味，我听得如醉如痴。突然，二奶奶在外敲门：“明天有事呢，早点睡吧。——再不睡，我告诉你娘老子去了啊！”我们立刻鸦雀无声。小屋后面是树林，风吹树摇，声声入耳。我睁着眼睛，谛听门外的动静。好久，我估计二奶奶离开了，碰碰二呆子的腿。他明白我的意思，接着往下讲。他什么时候停的，我又是什么时候入眠的，不知道了。

“太阳八丈高了，起吧！”二奶奶来敲门。我们一骨碌坐起，揉揉眼睛，穿好衣服，开门出去。太阳光照得眼睛难睁。胖胖的蜜蜂在土墙眼里飞进飞出，嗡嗡地闹着。